

第四卷

# 阿拉伯

مختارات من الروايات العربية

## 小说选集

主编：时延春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主编：时延春

# 阿拉伯

مختارات من الروايات العربية

## 小说选集



时延春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阿拉伯小说选集·第四卷 / 时延春主编. —北京:

世界知识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 - 5012 - 2197 - 9

I. 阿... II. 时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阿拉伯国家—现代  
IV. I37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1116 号

图字: 01 - 2003 - 6707 号

**阿拉伯小说选集 (第四卷)**

**责任编辑** 解传广

**封面设计** 中通世奥

**责任出版** 王勇刚

**责任校对** 众成

**出版发行** 世界知识出版社

**地址邮编**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(100010)

**网    址** [www.wap1934.com](http://www.wap1934.com)

**经    销** 新华书店

**排    版**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

**印    刷** 世界知识印刷厂

**开本印张** 880 × 1230 1/32 16 印张 520 千字

**版    次**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**定    价** 28.00 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# 第四卷

# 目 录

## 女儿桥

【巴勒斯坦】哈桑·哈米德著  
林丰民 陈春霞译 /1

## 苏尔坦

【约旦】加里卜·黑勒塞著  
李宁肖凌译 /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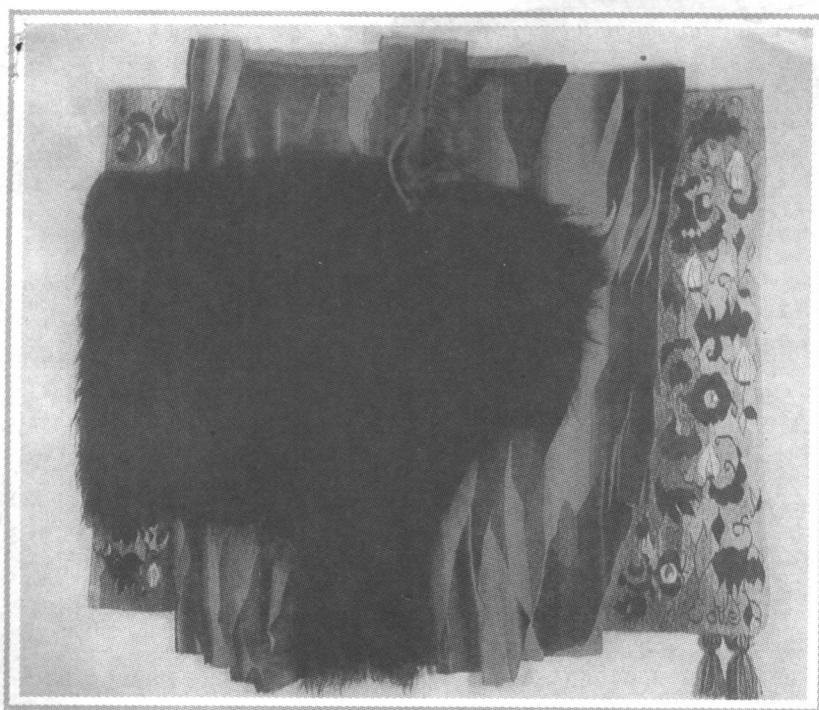
## 人 质

【也门】宰德·穆提厄·代马季著  
齐明敏 丁淑红译 /435



# 女儿桥

【巴勒斯坦】哈桑·哈米德著 林丰民 陈春霞译





## 作者简介

哈桑·哈米德，巴勒斯坦作家，著有短篇小说九部：《十二宫》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83 年版）、《不幸的宰德的尝试》（大马士革 1985 年版）、《黑色的死亡与践踏》（塔莱斯出版社 1986 年版）、《死亡的回声》（文化部 1987 年版）、《鸽子飞去》（阿拉伯作家协会 1988 年版）、《沙迦勒的伤心事》（灯塔出版社 1989 年版）、《给她的红色康乃馨》（阿拉伯作家协会 1990 年版）、《雨、忧伤与彩床》（阿拉伯作家协会 1992 年版）、《柳树边》（阿拉伯作家协会 1995 年版）；长篇小说（3 部）：《牧主的出走》（艾哈里出版社 1988 年版）、《来吧，让秋天的落叶飞起来》（阿拉伯作家协会 1993 年版）、《女儿桥》（阿拉伯作家协会 1996 年版）；研究专著：《一千零一夜——话语的欲望与身体的欲望》（马吉德出版社 1996 年版）。

## 作者特别说明

本书是一套丛书，从祖上传到我手里隔了 13 代。由于偶然的机会，他们在我第 14 代的爷爷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。这位爷爷是著名的学者，名叫伊勒雅斯·沙曼祖理，生活在 13 世纪的马木鲁克时代。

书中记载的是移民叶尔孤卜和他女儿们的历史，有关他们的各种消息。他们居住在靠近舍马绥奈村横跨约旦河的一座桥附近。这座桥后来就叫叶尔孤卜女儿桥。（其中的原因我们后面将会知道。）村里的乡亲们说阿拉伯语。村东南是塔卜理亚村，以其宽广的湖面、温暖的气候和温和的人群而闻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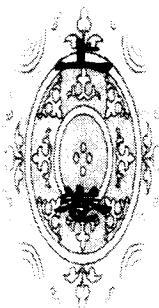
当被问及是谁记录了这本书，没有一个祖先能肯定地回答是沙曼祖理爷爷——那位著名的学者亲笔写下了叶尔孤卜和他的女儿们的生平。所以，比较好的说法是我们祖先中的一个爷爷。我们的伊勒雅斯爷爷只是记录了这些生平。我们的爷爷叶尔孤卜的功劳在于保存了它，使之免遭丢失和散逸，当然也要归功于时光之手。

书到了我手里以后，我做了很多工作。对叶尔孤卜和他女儿们的消息做了删改和修订，首先因为其中的细节繁琐，事情很怪异，令人惊讶；其次是因为里头有很多令人茫然、令人惊讶的性

冒险。当完成了我的目标以后，我发现自己把故事全都破坏了。我毁坏了它精细的结构，使之失去了活力，失去了美感。于是，我回过头来，又对故事进行了第二轮的工作，第三轮，……第十轮。每当我达到结尾的时候，我像读者一样复习一遍，发现原始的版本是最美的，最绮丽的，最有价值的，也是最引人入胜的。我的工作使作品的内部结构受到了动摇。因此，过了很多年以后，经过了很多的努力，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和长篇对话之后，我深感满意，其意义在于原封不动、一字不漏地发表这个故事，保留它的完整，保留所有的细节，保留页边的空白、注释和附加的意见。

今天，我将叶尔孤卜和他女儿们的消息完整地发表出来，希望能够肯定自己没有往故事中加进一个字母。我把它拿出来的样子，正如它到了我手里时的样子。它是通过我爷爷伊勒雅斯·沙曼祖理（愿真主怜悯他！喜爱他！）传到我这里的。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，功劳要归于他。我们读书，我们写字，直到后来阅读和写作成为我们的一种职业，一种认识人们的因缘。

我所做的惟一的一件事，也是我完全满意的一件事，是将我爷爷在附件里所抬举的东西提前到第一册书，因为我相信，如果把它留在书的末尾，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。这个附件，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概括，既不是一种结果，也不是一种功效，而是对后来所要来临的各种事情、将要发生的突发事件和人们夜间产生梦想、兴之所至所做的一种铺垫。这些梦想和兴致，是要把它们变成现实。而这种铺垫不会败坏事件在场的鲜活，也不会损害情节展开的壮丽和完美，不会时间未到就揭开人物温和或凶残的性格。这样的一种铺垫有很多模凌两可的东西，有很多的对话，为词汇充分表达意义做了很多努力。这样一种铺垫要努力实现的意义，不仅发生在叙述开始之前，也发生在结束之后。



## 第一章 修道院和修道士

绿树成荫的山顶上，古老修道院的屋脊俯瞰着下面的舍玛绥奈村。修道院掩映在四周环绕着的繁茂树林之中，那红砖的颜色使它像一轮红日，越过树林的缝隙，柔顺地、充满温情地照向村庄，带来一丝丝的绿意和凉爽的气息。

整座山就是一片墨绿色的森林，山间小道崎岖蜿蜒而上，枝头遍布鸟巢。小鸟的鸣啭交相呼应，玫瑰与荆棘毗邻丛生，清澈的山泉在山涧欢流，汇成熟悉的乐音，没有野兽的吼叫声混杂其间，没有樵夫砍柴的声音破坏它的和谐，没有猎人的枪声扰乱它。一个自在的第一流的世界，地上常青的绿草犹如一张地毯，到处是参天的大树，形状各异，青翠绚丽；美丽的彩云，仿佛半透明的帷帐，轻飘飘地垂挂在空中。

修道院里，黑石砌起的墙，高高的窗棂格漆成了白色，猩红的窗帘，三角形的屋顶上红砖交相错杂，宛如亲密的朋友相拥相抱，黑魆魆的大铁门又高又宽。宽敞的大厅，数目众多的房间，还有圣餐台和一个个座位，咖啡色的木板油光铮亮，仿佛油漆过的样子，一扇扇窗户嵌在墙上，装在窗扇里的玻璃干干净净。一把把的椅子，一条条的长凳，一个个饭锅和油罐，一尊尊的彩色圣像构造精巧，造型各异，意蕴深远，或沉思出神，或痛苦忧伤，撼动人的内心。有的圣像如洁白手帕四周精美的刺绣，柔软光滑。

有的房门紧闭，有的房间敞开着。藏书室，寝室，起居室，还有一些房间用于储存粮食和生活用品。嵌在墙壁中的巨大的壁炉，硕大的烟囱四四方方，在建筑体中非常显眼。一本本厚书皮质精装，封面





五颜六色，黄黄的书页细薄柔滑，或宽或窄的长廊铺着深色的驼毛地毯和羊毛地毯，高高的土灰色天花板上垂下许多缠结在一起的绳子，构成鱼网般的形状，宽宽的网格松松地吊着，离屋顶或近或远，与整个建筑不无和谐与亲近。铜制的水壶摆放在各处，有的放在屋墙中间的窗台上，有的放在木制的小茶几上，茶几装饰着手工制作的饰带，旁边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圆形和圆锥形的高脚杯，还有偏黑或偏墨绿的银色高脚杯。在墙上，有各种铜制的或银制的橱柜，还有铜烛台、木烛台和银烛台，在喜庆的气氛中常常被点亮，微风轻轻吹过时，蜡烛的灯芯随风起舞，暗影飘动，忽高忽低。每当风大的日子，宁静的修道院里只有树叶沙沙，昆虫低鸣，流水潺潺，森林中的声响传遍修道院的房间各处，仿佛这些声音来自修道院的内部，非常清晰地在院里不断作响，好像修道院的墙壁不是用密不透风的石头砌成，而只是薄薄的织布。

在修道院边上，是饲养家畜的圈栏，一个用黑色的薄石板铺就的广场，一个储藏谷物、草料和农具的仓库，一辆宽大的木制马车，一些木桶，一个篱笆。附近还有一头骡子，一只绵羊，一群山羊和几只狗，看管它们的是一个身材微胖的男子，长长的黑发，浓密的络腮胡子，还有一副长髯。这男人仿佛一堵墙，体内蕴藏着巨大的力量，在修道院的里里外外执勤做事，他既是门卫，又是厨师；既是饲养员，又是管理员；既是农夫，又是马车夫。他在修道院近处的菜园中种植了薄荷、茴香、罗勒<sup>①</sup>、蔬菜和玫瑰花。这管家在树木繁茂的林子中把自己献给了上帝。这林子里的夜晚黑魆魆的，令人惧怕，白天也是一片孤寂，完全的孤寂。一个沉默寡言的管家，像树林、流水和羊肠小道，只会浅吟低唱，几乎忘却了话语。他除了早晚询问修道院里的三个修士的需求或为他们提供服务之外，从来不和他们掺乎在一起。他非常熟悉饲料和谷物放置的地方，也十分清楚三个修士的日常需要。他总是不停地来回巡视修道院的面包和葡萄酒、蜡烛和葡萄干，清扫卧室，用锅烧水。他劈柴时把树枝和树干砍成小段，放到锅下和壁炉里做燃料。他在草棚里不知疲倦，不厌其烦地把柴火一块块地码放得整整齐齐。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以后，他就成了一个切断和人们联系的管家，远离人群，心满意足地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修道院。

① 罗勒，一种野薄荷。



那时候，他是一个英俊清秀的小伙子，浑身有力气，却极为顺服。他默默地干着活儿，十分安静。只是偶尔哼唱几声，或低声自言自语。一双蓝色的大眼睛，观察着他的周围，似乎隐藏着许许多多的秘密。他的嘴紧闭着，上面覆盖着髭须和长髯，掩住了他的面容，只有他的两腮显现他俊秀的脸庞。他试着散开他的胡子和头发，那头发披散在他宽宽的额头上和双耳后，有时则在脑后挽一个很突出的大结。

一天早上，他坐在那宽敞的木制马车上，由一个修士陪伴，来到了修道院。马车停在仓库边，和他在一起的，还有他那头咖啡色的骡子。正是这头身躯高大、头颅硕大的骡子，载着他和修士，在这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，穿越了覆盖在山麓的树林，引到修道院里来。马车轮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，传到修道院的三个修士耳朵里。他们一起站在修道院的一个阳台上，俯瞰着下面的山间小径。他们一直等待着马车的到来，看着马车越来越近，连骡子喘气的声音和蹄子得得得响声都能听到。

当他们俩到达修道院，一个身材修长、瘦削的修道士走上前来，打开那黑色的大铁门，带着微笑和尊敬的神情，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表示欢迎。马车往里进，越过大门，静静地穿过院子，停在仓库旁边。修道士下了车，那个将要成为修道院管家的男人也下了车。矮个子修道士身着绣花黑袍子，胸部以上和袍子下摆都有镂空的刺绣，他走过去，迈向站在大门边的高个子修道士，极为友好地同高个子握手，他们互相微笑着，露出脸部的美，露出好看的牙齿和好看的双眼。两人一起朝原先站在阳台上的两个修道士走去，那两个修道士也已经迈下楼梯，来到楼底下，矮个子修道士举起他那黑色的圆帽，显得热情而高兴，和他们俩握手。

大家都进入客厅，只有那个马车夫男人还和他的骡子在一起。他解开紧紧拴在骡子身上的皮绳子和布绳子，推开车两侧的木辕，放到地上，车子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，骡子摇了摇身子，抖了好几下。每当主人把塞满干草的皮马鞍揭起来，它都要抖一抖。缰绳和马鞍都拿下来以后，骡子就好像光着身子，似乎准备好要进澡堂子。男子拍了拍双手，仔细端详着，发现手上还有脏东西粘着，便走向一个灰色的大桶，开始在那里洗手，然后洗了洗脸，用湿湿的双掌抹了抹自己的胡子和头发。他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，然后脱下鞋子，把里面的土和草棍子都倒出来，坐在了墙边的阴凉地，开始细细地打量修道院的一





间间房子、仓库和周围环绕的树木，以便熟悉它们。没过多久，一个修道士出来了，向他走来，还没到他跟前，就招手示意，请他进去。修道士转过身，男子跟在后面，俨然一个跟屁虫。

在里面，那个和将要成为修道院管家的男子一起回来的矮个子修道士，正在说服三个修道士，要他们接受主的恩赐——这个强壮的男人。这个男人把自己献给了上帝。人世的生活对他极为残酷，不仅伤害了他，而且令他感到十分迷茫。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以后，他抛弃了现世的生活，表现出了自己的忠诚。他已经不再贪恋俗世红尘，而是努力逃避世俗生活。

三个修道士惊讶得眼珠都凸了出来，原来上帝的恩赐是一个英俊强壮的男人，有着迷人的外表，正在这时，矮个子修士说道：“这是上帝的恩赐，也是一种考验！在一个孤独、遥远的地方，对所有的人都是考验。在这样一个地方，一半是迷惑，一半是信仰！”

三个修士一起摇头，神情不安而惊惧，迷茫而忧虑。而在矮个子修士面前，则是一丝的希望。这时，修士说道：“我知道的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。我知道一切。但是，必须经受考验。这是上帝的意愿！”

接着，他极为简明扼要地谈了很多事情和问题。命令让那个将要成为管家的男人进来。男子来到他们中间，一直站着。矮个子修士说道：“这是我们的孩子汉纳，既是我们修道院的管家，也是警卫，既是修道院通往俗世的窗户，也是连接你们和世人的桥梁。他是负重者，也是被负者。他知道顺从，知道侍奉上帝就是他的目的，就是他的幸福，他负责执行你们的命令和上帝的命令。他知道这个修道院是属于上帝的，知道你们三个男人已经发愿把自己献给上帝和他的使命。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很少的情况以外，他对修道院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对你们也一无所知。你们众人好生相处！在人群中有快乐，在大地上有平安！”

矮个子修士站起来，三个修士也跟着起立。汉纳走到修道院的院子里，一个修士追上他，首先把他领到他的房间，接着带他到修道院的各个地方，向他介绍清楚，然后，两个人才分手。

就在矮个子修士进入梦乡大打呼噜的时候，三个修士坐到了一起。这三个修士极为相似，那皮肤的颜色，那个子，那美丽的眼睛，那瘦削的身材，小巧玲珑的器官，红红的嘴唇，细小光滑的脚板，都像极了。他们坐在一个客厅里，周围是一尊尊的神像，一支支舞动的烛火，各种铜柜子、银柜子、木柜子，大小不一、颜色各异的十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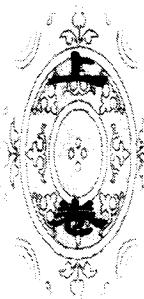
架。他们坐在那里，迷茫的情绪紧紧地控制着他们，仿佛他们还是稚嫩的青年，脸上没有皱纹，没有冷酷。他们的眼睛清澈纯洁，在眼窝里静静地转动着，他们红红的嘴唇颤动着，小小的细细的鼻子在温柔的脸庞上几乎都显不出来。他们坐在那里，搓着手，心里乱纷纷的。后来，他们中的一个开口说道：“这是什么事呀？！现在变成了我们之间的迷惑了！”

他们忧虑、伤心的眼神互相交换了一下，然后又落在自己的手上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！深沉的静默使他们昏聩，森林的各种声响高了起来：树叶的沙沙声传到厅里，四周充满了小鸟的啾啾鸣啭，瀑布一下一下地砸到底部，发出淙淙的声音。

这三个修士，是三个女人。她们与世隔绝，对修道院的生活心满意足。在她们身上发生了各种事情以后，她们离上帝越来越近了。

这所修道院，最初是一座女修道院，只为教育女孩子们，为了帮助这一地区的妇女。当时在这所修道院里，没有一个修士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复一日，修道院里一个修女也没有了，因为很多修女宁愿选择在其他离她们童年生活比较近的修道院工作。在大嬷嬷去世之后，修道院突然之间变得空空荡荡，旷无人迹。这位年老的修女曾经是修道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，是修道院这匹织布的一条织线。在这三个穿着男人服装的修女来到之前，这里一直空着。她们穿着男人的衣服是为了给所有的人服务，而不仅仅为妇女服务，这是根据她们自己的意愿，为了防止登徒子觊觎她们。这个地区偏远、孤僻，有时会有一些流亡者来这里避难。





## 第二章 汉纳：禁忌的苦果

汉纳原是一对老人的儿子。两个老人和他差了一大段年龄。他们经常祈求上帝恩赐他们一个孩子，能够在往后的岁月里，在他们衰老的时候照料他们。老头一次又一次地亲近自己的妻子，做了很多努力；老婆也一次又一次地亲近自己的丈夫，也做了很多努力。但是所有的努力一直都不过是努力而已，希望一直寄托着，而婴儿却如水田芥，一直没来！

女人越发痛苦，她的梦想破灭了。她卷起了希望，满足于靠近老伴的生活。老头子常常在凌晨才告别痛苦的无言的哭泣，因为现世切断了他的希望！他渴望看到自己的儿子，可以逗他玩，可以爱抚他，可以不断地严厉要求他。而他则会害怕地逃开，在母亲热情鼓励的声音中逃走。母亲会鼓励儿子成为一个勇敢的英雄，战胜自己的老爹！

老妇人也多么渴望有一个儿子，可以吻他，可以嗅他的味，可以用手指让他吸吮；儿子会因为她柔软的乳房而敬畏她，儿子呼唤母亲的声音会充填她的耳朵，令老头生气、冲动，而她则远远地倾听着那声音，在陶醉中走开。

这梦想几乎熄灭了！

然而，一个清晨，两个老人醒来时，突然听到婴儿的哭声。这孩子也就刚出生一两天，在一个四处静谧、阳光明媚的清晨，在他们俩身边，连续不断地高声哭叫着。他们俩相对而视，一种焦躁和恐惧的心理缠绕着他们。他俩不安地相互询问，这孩子从哪儿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是谁把他抱来给他俩的？为什么选择了他俩而不是别人来做他的



父母？！他俩这么大年纪，怎么会有能力来照料他、抚养他？！没有答案，只有婴儿的哭声和突如其来的惊喜，以及听着孩子哭声的甜蜜。老头子用自己的手指轻抹孩子的脸蛋，老妇人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试图站起来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她那原先鼓起来的肚子已经流产了，双脚浸满了粘液，床单和被子也都湿了。老妇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一股暖意将她带入梦乡，她睡着了！

而现在她醒来时，梦实现了，带来了一个小婴儿，不会动，不会扭，也不会转身。一个大脸庞的婴儿，双眼紧闭，双手紧握着，身上光溜溜的，没有一块布裹着。老妇人向着婴儿，斜下身子，惊奇地把他捧在手中，不知道该怎么好，是笑还是哭？是哭还是沉默着？是把他搂在怀里，还是仔细地端详他？孩子哭了，她把孩子放到自己的胸口，把他抱在怀里，孩子的哭声渐渐微弱，渐渐平静下来，哭声中断了。第二次又哭了起来，然后又断了哭声，重新安静下来，后来进入了沉睡状态。

老妇人高兴得都不敢相信。他的老伴则呆呆地、高兴地摇着她，一个劲儿地问她：“他是……你的吗？”

老妇人没有回答，而是从她那湿漉漉的床上举起湿漉漉的被子，露出她湿漉漉的两条大腿，上面满是粘乎乎的羊水，也露出她那干瘪的肚子。男人的两片嘴唇颤抖着，双手不知该往哪里放，激动得如美梦初醒，心荡神移。他没有去帮老婆擦掉羊水、帮她摆脱湿冷的床单，却站起来，开始疯疯癫癫地跳起舞来，兴高采烈地在床上毫无章法地乱跳一番，激动得大喊大叫，然后冲动地抓起妻子的手，搀着她从床上起来。她很费劲地起床，有点犯晕。他开始拥抱她，和她一起舞动，把她拉向自己干瘪的胸膛。这时，两人处于一种心荡神移的状态，惊喜得说不出话来。正在这时，他们的木门被推开了，发出短促的嘎嘎声，然后又关上了。门又一次被推开，发出嘎嘎声，然后又关上。老头子走到门前，打开一看，十分吃惊，只见一只洁白红润的羚羊站在门口，它那鼓胀的乳房下垂着。它跪在地上，斜着身子，露出乳房，奶水流了一地。在它身旁，还有几只母鸡，几只小绵羊，几匹白马，一辆车，和几只装得满满的袋子，并井有条地摆在一起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老头子茫然不知所措。他环顾四周，细细打量这个地方，想弄清楚是真的在自己家，还是在别的地方。他摸了摸自己，以便知道自己是真醒来了，还是依然沉睡梦乡？





他大叫一声，羚羊却没有受惊逃走，而是一直跪在那里，眼睛一直盯着他。母鸡在院子里自由自在地觅食，小绵羊也互相追逐着，兴高采烈地活蹦乱跳。他的妻子出来，看到这一切，惊讶得不得了。一个婴儿来到他们身边，而小孩的食粮也随之而来，就连奶水也有羚羊给带来了。

从那天早上开始，这孩子就被叫做汉纳，在羚羊奶水的喂养下，孩子茁壮成长，那只羚羊一直没有离开他。大家都知道他是羚羊孩。老两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不敢把孩子的血统归于自己，而是决定遵照村里大伙给送的雅号，把他叫作羚羊孩。至于怎么会是羚羊的孩子，又是为什么，那只有天知道。

但是老俩口从内心里总是相信汉纳是他们的孩子，因为那流湿了老妻大腿的液体不是别的，正是羊水。正是这些滑腻的羊水温情地陪伴着孩子来到新世界。老妇人也一再声明，每当看到孩子，胸口就会颤栗不已，会激动得乱跳，并生出对孩子的担心。丈夫冲她点点头，表示相信她的话，相信汉纳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相信是主善待他们俩，在他俩生命最后的时光送来这吉祥的礼物。

从那天开始，老妇人的肚子再也没有鼓起来过，再也没有见过那种液体涂在她的大腿上，再也没有那种母性的欲望来诱惑她，就像长期以来使她习惯这种想生孩子的欲望。灵魂静息下来了，有了汉纳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汉纳在村里女孩子们的眼里成了一个美男子，对她们来说，汉纳就是她们的光明，他的魅力令她们为之惊叫，她们接近他，像蝴蝶一样在他的周围盘旋。

但是，没有一个女孩让汉纳感兴趣，尽管母亲非常希望他结婚，父亲也已在这样要求他，希望生活因他的婚姻而变得鲜美，可以让老俩口见到孙子，让生命可以抓住他们俩的根，代代相传，永世不衰。但是，汉纳对村里漂亮的小姑娘们一直很冷淡，而她们却一直在他身边绕来绕去，对他满怀着希望，心里盼望着和他邂逅，希望能够配得上他，能搂住他的腰，能和他温存。她们的心被相思病填得满满的，很想对他表白爱情。

汉纳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叫白蒂阿，一个光华四射、清澈如水的女人。她是女人性和温柔的花园。她是亮如白昼的灯塔。高高的个子，丰满的身材，纯洁白皙的皮肤如同雪花石膏。小山丘般的乳房，长长的秀发在空中飘拂，远远看去，如梦如幻，近看像走时准确的表盘。她款款而行，袅娜多姿，脸盘像灯笼一样亮堂。



汉纳爱上了她，而且爱得发狂。每当他接近她的时候，她都惊慌而逃。白蒂阿是一个已婚妇女，爱着自己的丈夫，对丈夫忠诚不二，她和丈夫一起过着舒适安乐、绚丽多彩的生活。然而，世事无常，俗世的生活总是严峻，不好驾驭。

小两口情深意切，常在明月当空的夜晚相拥而出，走的时候拥抱着，跑着也抱着，停下来更要抱着，互相嗅着对方，一个用甜蜜的话语和温柔细微的抚摸令对方陶醉，另一个则完全顺从着这如梦一般的心旷神怡和升华的快感。很多时候，柔嫩闪耀的青草地就是他们的床，天旷云低，星星下垂，月光照耀，他们俩的悄悄话向广阔的天空敞开。

白蒂阿是一个水晶般透明的女人，温柔光滑，光彩照人，纯洁、富有同情心。她那香甜的涎水和跳动的眼睑，令现世为之惊诧，为之陶醉。她那两片厚厚的嘴唇，线条分明，像桑椹一样红润，永远是她欢愉的表征。她的丈夫为她而疯狂，用他的双臂很温柔地围住她，用他那绵远悠长的欲求和心愿围住她。

如果她在吃饭，必定要把饭分成两半，一半给自己，一半给丈夫。如果她在喝水，必定要盛两杯，一杯给自己，另一杯给丈夫，还要把喝过的残留着自己口香的那杯给丈夫。她那迷人的涎水把两人紧紧结合在一起，使两个灵魂合为一体，使两个躯体叠成一体，叠进发烫的相思和扫荡而来的欲念。

然而，世事无常，俗世的生活总是严峻的，不好驾驭。丈夫深爱着她，她也和丈夫如影随形，同呼吸、共命运，无论他在身边，还是在远方。她就是他的世界，他就是她的欢乐，她的喜悦，她的幸福。他梦想着，她为他生下成百上千的儿女，使她成为生命的源泉，生活的美酒，但是，白蒂阿一个也没有生下来。他对她忍耐了很多很多年；她也对他忍受了很多很多年，却没有生孩子。在两人之间，生活变得昏暗。那光彩照人的俘虏人的美貌，变得平淡无味，变得熟视无睹，变成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物；她那充满野味的甜甜的唾液，也变得平淡如水，没有滋味；她那清澈的双眼，舞动的笑靥，两颊绯红绰约的颜色，都是来自上帝的恩赐，如今也变得什么都不是。那雪花石膏般的胴体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柔嫩平滑，失去了弯曲自如的灵活，失去了令人惊异的躁动和光亮。那水晶般的身体变成了仅仅可以近照的镜子。那手指的胳膊呵痒早已远去，早已消失。消失的还有抚摸耳后根、胸脯和脖子的乐趣，那长长的脖颈，白里透红。她的双唇

